

叠词在《诗经》中的艺术功用

张富翠, 余庆

(西昌学院, 四川 西昌 615022)

【摘要】《诗经》是我国古典文学宝库中极为灿烂的华章,它之所以璀璨瑰丽,与其丰富厚蕴的语言运用艺术密不可分。叠词的大量运用是《诗经》的语言特色之一。它不仅体现了灵活多变的语法功能,而且极大地增强了《诗经》的艺术表现力。本文探讨了《诗经》叠词所具有的较强的艺术功用及其对后世文学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叠词;诗经;艺术功用;影响

【中图分类号】H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7)03-0013-04

《诗经》是中国文学的源头,那些光彩夺目的华章,为后世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文贵丰赡”,诗文的丰富多彩主要靠语言表现出来。叠词在《诗经》中的广泛应用,对后世文学形成了深远的影响。《诗》以长言咏叹为体,故重言视他经为多。^①在先秦众多典籍中,叠词在《诗经》中的应用远比其它典籍广泛。据笔者统计,《诗经》中共有189篇诗应用了叠词,约占全体篇章的61.9%。叠词的绝对数目也非常可观,共有395个^②。叠词的运用开拓了意境,充实了内容,增强了作品的音乐性和感染力。《诗经》的篇章中既有叠音词(又称重言词)的运用,又有别具功能的单音词重叠使用的情况,所以,本文把它通称为叠词。

一 叠词在《诗经》中的艺术功用

(一) 叠词的运用,使人物形象更鲜明

《诗经》中的叠词对人物形象的刻画是多方面的,从而使人物形象运用更为鲜明生动。

首先是对上帝或祖先神的描摹,如《鲁颂·閟宫》有“皇皇后帝,皇祖后稷”,“皇皇,光明”^[1];《商颂·长发》有“相土烈烈,海外有载”,“烈烈,威武貌”^[1]。但是到了厉幽之世,社会动乱不堪,人民不得安宁,便对上帝的权威和崇拜产生了动摇,如《大雅·荡》有“荡荡上

帝,下民之辟”,“荡荡,法度废坏之貌”^[2];

《大雅·板》有“上帝板板,下民卒瘁”,“板板,反也”^[2]。

其次,叠词用于对人物的评定。这其中多是对人物美德懿行的赞扬,如《大雅·崧高》有“徒御弹弹,周邦咸喜”,“弹弹,众盛貌”^[3];《周颂·雍》有“有来雍雍,至止肃肃。相维辟公,天子穆穆”,“雍雍,和也;肃肃,敬也;穆穆,美也”^[4]。但也有用于对误国小人和谗言者进行批判的,如《大雅·召曼》有“溃溃回橘,实靖夷我邦”,“溃溃,乱也”^[2];《小雅·巷伯》有“捷捷幡幡,谋欲谮言”,“捷捷,僂貌;幡幡,反复貌”^[3]。

再次,叠词用来描写人物的心情、形态、行动。如《召南·草虫》有“未见君子,忧心忡忡”,“忡忡,忧虑不安貌”^[1];《齐风·东方未明》有“折柳樊园,狂夫瞿瞿”,“瞿瞿,惊顾之貌”^[3]。叠词还用来描写军人的形态,《周南·兔置》有“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赳赳,武貌”^[4];《小雅·黍苗》有“烈烈征师,召伯成之”,“烈烈,威武貌”^[2]。在《小雅·宾之初筵》中,诗作者用叠词描写了醉酒后的君子的行为“屡舞仙仙”、“屡舞傴傴”等,把那群君子的醉态栩栩如生地刻画了出来,使那群君子的形象跃然纸上。“緝緝翩翩”,“捷捷幡幡”,是《小雅·巷伯》的作者对谗言小人的描写,准确形象地刻画

收稿日期:2007-04-28

作者简介:张富翠(1970-),女,西昌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高校汉语言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了那些小人丑恶卑鄙的嘴脸。再如诗人们极力描绘军队的军容军纪、高昂的士气以及士兵们勇武的形象，宣扬军队强大的战斗力，“增增”、“洸洸”、“烈烈”、“赳赳”等词的应用传达出诗人对军队的褒扬、对战争必胜的信念，使读者确能感到这是一支像《左传·禧公四年》所说的“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的军队。

（二）运用叠词体物，是叠词在《诗经》中的一个重要艺术功用

《诗经》运用叠词时对事物进行了多方位、多角度的描写，真切细致，展现出了一个富丽多姿，色彩斑驳的客观世界，使后人赞叹不已。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中说：“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日出之容，漉漉拟雨雪之状，啾啾逐黄鸟之声，嘒嘒学草虫之韵；皎日曄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虽复思经千载，将何易夺”。

首先，《诗经》中的叠词不但描摹了各种自然事物，而且描写各种各样与生活相关的事物。

《邶风·新台》有“新台有酒，河水浼浼”，“浼浼，平也”^[3]，《小雅·节南山》有“节彼南山，维石岩岩”，“岩岩，积石貌”^[2]，这是对山川河流的描写；《邶风·谷风》有“习习谷风，以阴以雨”，“习习，和舒也”^[3]，《邶风·野有蔓草》有“野有蔓草，零落漙漙”，“漙漙，露多貌”^[3]，《小雅·十月之交》有“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烨烨，震电貌”^[2]，《小雅·信南山》有“上天同云，雨雪雰雰”，“雰雰，雪貌”^[4]，此为对风云雨雪等自然现象的描绘；《周南·葛覃》有“维叶萋萋，黄鸟于飞”，“萋萋，盛貌”^[3]，《小雅·皇皇者华》有“皇皇者华，于彼原隰”，“皇皇，犹煌煌，颜色鲜明貌”^[1]，这是对花草树木的描绘；《邶风·匏有苦叶》有“雍雍鸣雁，旭日始旦”，“雍雍，声之和也”^[3]，

《邶风·硕人》有“鱣鲔发发”，“发发，鱼跳动貌”^[1]，《豳风·东山》有“蜎蜎者蠋，丞在桑野”，“蜎蜎，动貌”^[4]，《小雅·小弁》有“鹿斯之奔，维足伎伎”，“伎伎，舒貌”^[4]，这都是对鸟兽虫鱼等动物的描写。值得注意的是《诗经》中对马的描写。《诗经》里有对马神祭祀的记载，《小雅·吉日》有“既伯既祷”，

“伯，马神也”^[3]，《大雅·皇矣》有“是类是祢”；“祢，祭马神”^[1]，可见那时有对马的崇拜。到了春秋时，盛行车战，马的作用更加重要。因而，《诗经》中描写马的叠词特别丰富，共有“旁旁”、“非非”。“矫矫”、“翼翼”、“庞庞”等二十多个。由于马的重要作用 and 地位，与马相关的事物也得到极力地表现。《诗经》中描写车的叠词就有“哼哼”、“榼榼”等多个，“子子”、“央央”等叠词描写旗帜，“跄跄”、“锵锵”等叠词描写马的鸾铃，“泚泚”、“冲冲”等叠词描写马的其它配饰。

其次，叠词在《诗经》中还有对宫庙城邑等建筑物的描绘，《小雅·黍苗》有“肃肃谢功，召伯营之”，“肃肃，严正之貌”^[3]，如《大雅·皇矣》有“临冲闲闲，崇墉言言”，“言言，高大也”^[2]；有对农桑稼穡等农事的描写，如《豳风·载驱》有“我行其野，芄芃其麦”，“芃芃，麦盛貌”^[4]，如《周颂·良耜》有“获之桎桎，积之栗栗”，“桎桎，获声也；栗栗，众多也”^[2]；有对乐舞的描写，如《小雅·伐木》有“坎坎鼓我，蹲蹲舞我”，“坎坎，击鼓声；蹲蹲，舞貌”^[3]，如《周颂·那》有“挑鼓渊渊，嘈嘈管声”，“渊渊，深远也；嘈嘈，清亮也”^[3]，有对人物服饰的描写，如《郑风·有女同车》有“将翱将翔，佩玉将将”，“将将，声也”^[3]，如《小雅·大东》有“西人之子，粲粲衣服”，“粲粲，鲜盛貌”^[2]；有对祭品的描写，《小雅·信南山》有“是蒸是享，苾苾芬芬”，“必庸必芬芬，香气浓郁貌”^[1]。

再次，《诗经》中的叠词状物还以事物的不同状态进行描写。或从声的角度描绘：闪电声“烨烨”，鸟鸣声“关关”，“交交”等，马鸣“萧萧”，鹿鸣“呦呦”，鸡鸣“喈喈”，“胶胶”，虫鸣“瞶瞶”，“薨薨”，乐鸣“钦钦”等，鸾铃声“跄跄”、“将将”等等，车行声“邻邻”、“榼榼”，玉鸣“将将”，还有许多劳动过程中发出的声响，如“瞶瞶”、“薨薨”、“登登”、“冯冯”，或从色的角度描写：花的色“皇皇”、“裳裳”，草木的色“青青”、“苍苍”，马色“皎皎”，鸟羽色“谯谯”、“鬻鬻”，旗色“央央”、“阳阳”，马饰色“冲冲”、“濯濯”，衣服颜色“青青”、“粲粲”。或从行动的角度描写：鸟行“奔奔”、“疆疆”，马行“业业”、“奕奕”，狐行“绥绥”，兔行“爰爰”、“跃跃”、牛耳动“湿湿”，鹿行“伎伎”、“蛀

姓”，虫行“蜗蜗”、“超超”，鱼动“发发”、“甫甫”。或从形态的角度描写：“萋萋”、“祁祁”等状草木丰茂之态，“芄芄”、“离离”等状稼穡繁茂之态，“洋洋”、“汤汤”等状流水浩大之态，“崔崔”、“岩岩”等状山雄伟之态，“凄凄”、“霏霏”等状雨雪之盛态，“煌煌”、“哲哲”状星明亮之态，“奕奕”、“实实”等状宫庙建筑宏伟之态。此外，还有从气味角度状物，如“苾苾芬芬”，状祭品鲜美之态。

(三) 叠词在《诗经》中的运用，有助于更好的表情达意

在诗中，诗人们用叠词雕塑人物形象的同时，他们的自我主观情感也自然地流露出来。

“皇皇”、“烈烈”等叠词是诗人们用来赞美上帝或祖先神的美行懿德的，因而也表达出了他们对上帝或祖先神的敬畏与赞颂之情；而当他们用“荡荡”、“板板”来描写上帝的劣性时，也表现了对上帝的不满与埋怨。诗人用“捷捷幡幡”既刻画出了谗言小人的嘴脸，同时也表露出强烈的憎恶之情。“仙仙”、“傲傲”、“傴傴”在描绘君子醉酒的形象的同时，又包含着对君子失性丧德的行为的批评。《诗经》中还存在许多描写人物心态的叠词，直接传达了作者的感情。

“悠悠”、“忡忡”直抒诗人忧伤的心情，“战战兢兢”表现人物恐惧谨慎的心理，“灌灌”、“谆谆”表现诗人的诚心诚意，“藐藐”表现人物的轻蔑的态度，“晏晏”、“谑谑”传达人物欣喜的心情，“哀哀”表达对父母的拳拳之情。

运用叠词构成比兴，是《诗经》又一种常用的艺术手法。如《周南·关雎》中“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关关”一词描绘了成双成对的雎鸟和鸣的声音，引发了君子的情感，准确地传达出君子思慕淑女的心情。

《周南·桃夭》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诗人借对桃树桃花的描写起兴，表达了对出嫁女子的赞美之情。又如《邶风·风雨》中“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夷！”诗人通过前两句诗中的叠词构造了一个风雨晦冥的环境，更加强烈的传达出自己思念远人的感情。再如《小雅·青蝇》中“营营青蝇，止于樊。岂弟君子，无信谗言”，诗人运用叠词“营营”构成比兴，一方面活灵活现的刻画

了青蝇烦扰人心的形象，另一方面使自己对青蝇类的小人的憎恶之情及对上的劝戒之心昭然若现。

(四) 叠词在《诗经》中的广泛运用不仅丰富了诗的表现手法，增强了诗的表现力，也对诗的韵律产生影响

“诗同乐和舞，最初是三位一体的，以后才逐渐发生了分化”^[5]。由于《诗经》时代的诗歌舞是三位一体的，所以叠词在《诗经》中的广泛运用不仅丰富了诗的表现手法，增强了诗的表现力，也对诗的韵律产生影响。《邶风·鸛鸣》有“予羽谿谿，予尾修修。予室翘翘，风雨所漂摇”，诗人在运用叠词时，又押宵幽合韵^[6]。《豳雅·生民》有“艺文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穰穰。麻麦嚰嚰，瓜瓞嗒嗒”，句中旆旆、“穰穰”押月物合韵，“巾蒙巾蒙”、“嗒嗒”押东韵^[6]。又《周颂·执竞》有“钟鼓喤喤，馨将将；降福穰穰。降福简简，威仪反反”，句中“喤喤”、“将将”、“穰穰”押阳韵，“简简”、“反反”押元韵^[6]。音韵的和顺，必然会使诗在歌唱起来更为悦耳动听。叠词本就是同一字双用，在歌唱中就更显得迂徐委婉，余音绕梁。在这一方面，虽然人们已听不到《诗经》的原乐原歌，但从现代歌乐中叠词的歌唱效果，是不难想见它在《诗经》中的效果的。

二 叠词运用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诗人刘熙载在《艺概·诗概》里说“凡佳章中必有独得之句，佳句中必有独得之字”，又说：

“诗中因得微妙语……乃足令人神远”。由于叠词在《诗经》中写人状物，抒情及韵律上“独得”的作用，使它成为《诗经》中“令人神远”的“微妙语”。叠词这种艺术手法于是随着我国文学的源头《诗经》的流行被后世广泛吸收，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墨客，创造出许多脍炙人口、感人至深的优秀篇章。下面以部分作品为例，说明《诗经》中叠词对后世的影响。

楚辞对诗经的继承是多方面的，也包括了对叠词运用技巧的继承。楚辞中大量运用了叠词，如《离骚》有“老冉冉其将至兮”、“高余冠之岌岌”、“芳菲菲其弥章”、“路漫漫其修远兮”。

《九歌》有“石濂兮浅浅，飞龙兮翩翩”、“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九章》有“深林杳以

冥冥兮”，“惨郁郁而不通兮”。《九辨》有“袭长夜之悠悠”、“泊莽莽与壁草同死。”汉赋在艺术上是对《诗经》与楚辞的继承，叠词运用也是其中之一。汉赋中出现了许多叠词，如贾谊《吊屈原赋》有“风漂源其高逝兮”、“般纷纷其离此尤兮”，枚乘《七发》有“惕惕怵怵”、“慌旷旷兮”、“颀颀卯卯”，司马相如《上林赋》有“沉沉隐隐”、“磷磷烂烂”、“郁郁菲菲”，杨雄《羽猎赋》有“淫淫与与”、“秋秋踟踟”、“沉沉容容”，班固《东都赋》有“翩翩巍巍显显翼翼”、“焱焱炎炎”，张衡《南都赋》有“嚶嚶和鸣”、“翼翼与与”，王粲《遂初赋》有“黄风湿温的增热，体焯焯其若焚”。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声声慢》一开头使用了 14 个叠词，可谓情之极至之作。现代作家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中“远远

的街灯明了”，“你看那浅浅的天河”，诗句工整，词句中重叠，充满诗情画意。朱自清的散文名篇《荷塘月色》中“蓊蓊郁郁”、“远远近近”“高高低低”的树，“曲曲折折”的荷塘，“隐隐约约”的远山，“亭亭”的叶子，“缕缕”的清香，“脉脉”的流水，“密密地”挨，“静静地”泻，“重重”围住等等，读来似听小溪流水，潺潺流水咚咚作响，美不胜收，妙不可言，真是独具匠心。徐志摩的《在别康桥》“轻轻”、“悄悄”等叠词的反复运用，透露了作者难舍难分的离情，给全诗定下了抒情的基调，令人回味无穷。

总之，无论是中国古代的作品，还是现代之作，叠词或表情、或体物，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楚辞抒情幽怨的基调，汉赋体物巨丽的体制，现代作品的独巨匠心，皆可见《诗经》叠词手法的影响。

注释及参考文献：

- ①王筠. 诗经重言[A]. 诗经语言研究[M].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 209.
- ②向熹. 诗经语言研究[M].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
- [1]高亨. 诗经今注[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 [2]十三经注疏[Z]. 中华书局影印, 1979.
- [3]朱熹. 诗集传[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 [4]方玉润. 诗经原始[M]. 中华书局, 1986.
- [5]李泽厚, 刘纲纪主编. 中国美学史(第一卷)[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68.
- [6]王力. 诗经韵读[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The Artistic Functions and Impact of Reiterative Words in *The Book of Songs*

ZHANG Fu - cui , YU Qing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22)

Abstract: *The Book of Songs* is the most splendid part in the treasury of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Its magnificence tightly relies on the artistic use of linguistics, the frequent use of reiterative words as one of the language features. Not only does it demonstrate the diverse and flexible functions of grammar, but it empowers in a great degree its expressive effe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strong artistic functions of reiterative words as well as its profound influence on Chinese literature.

Key words: Reiterative Words; *The Book of Songs*; Artistic Function; Influence

(责任编辑:张俊之)